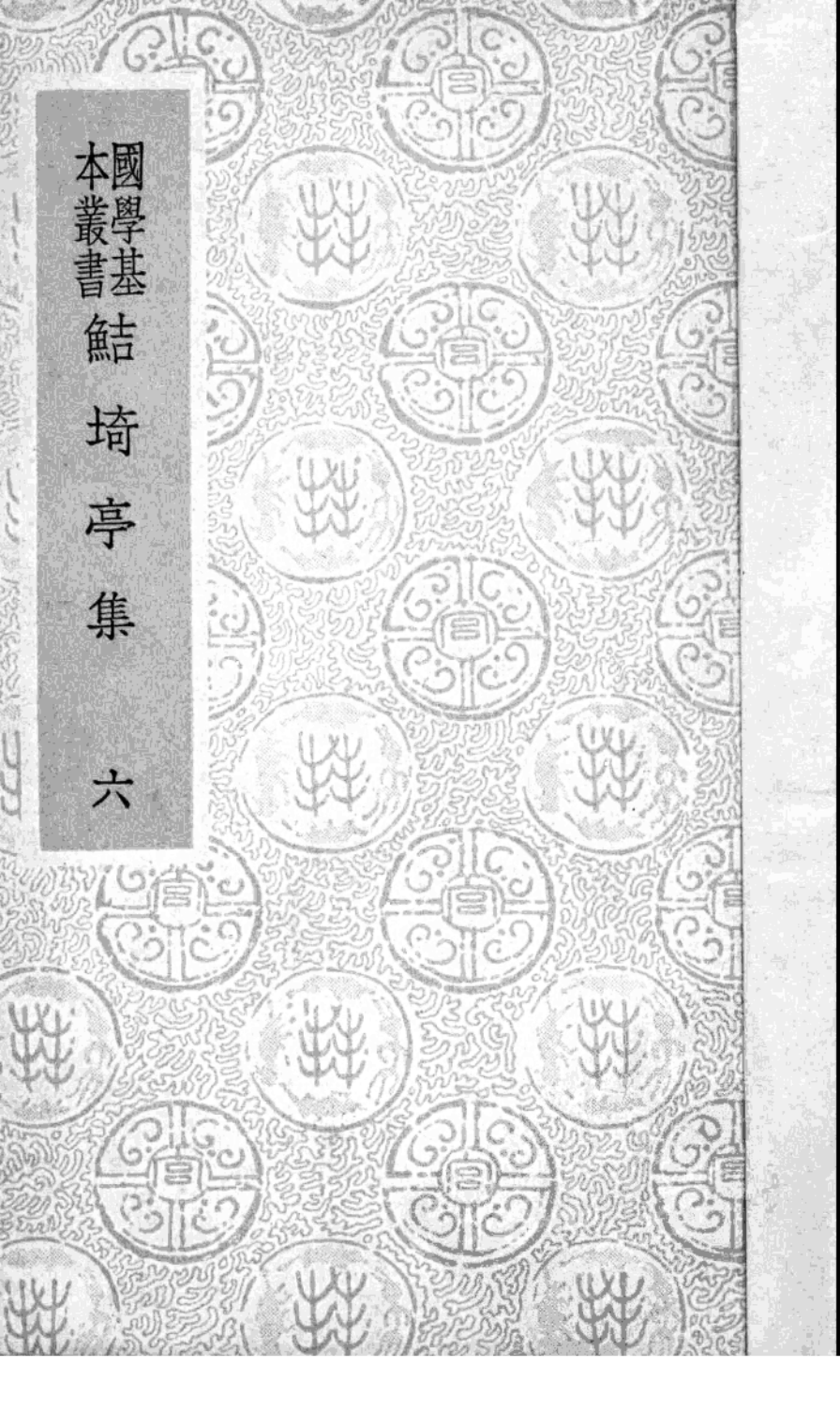


國學基
本叢書
鮎埼亭集
六



書叢本基學國

集 亭 埼 鮎

(六)

撰望祖全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鮎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六

鄞 全祖望 紹衣

論一

春秋五霸失實論

春秋之五霸其說不一。或曰齊桓、晉文、秦穆、宋襄、楚莊也。或則進吳闔廬而退宋襄。或又登越句踐而去秦穆。愚皆不以爲然。秦穆原非中國之霸。曾是西戎之牛耳。而可以言主盟者。雖史記嘗有天子錫命之文。而不足信。宋襄實嘗主盟。以困於楚。故不終。先儒亦嘗言之。顧不知楚莊之不足言霸也。楚莊於中國。求如宋襄之一敵。且不可得。何以言霸。蓋楚自成穆以來。無日不爭霸。而終不得霸。直至盟宋。會號弭兵以後。始得專會於申。而其霸以成。然以靈之無道。終不可言霸。故追屬之楚莊。楚莊非霸。惟馬驢嘗見及之。至吳。則黃池主盟。方遂其霸。而國隨以亡。是亦宋襄之流也。越雖嘗主盟。然從之者寥寥。詎能夸糾合之盛乎。蓋所謂霸者。必能使天下望國皆來聽命。定其朝聘之節。張其征討之威。號令分明。有如葵邱。如踐土。而後不媿於禮樂征伐之自出。如楚。如吳。如越。草竊苟簡。不過爲霸之閭而已。卽軼秦宋。何足以嗣桓文。然則五霸之目。究以誰當之。曰齊一而晉四也。終晉之霸。由文襄至昭頃。凡十君。然實止四世。文公垂老而得國。急於求霸。既有成矣。而圍鄭之役。見欺於秦。此其所深恨也。幸襄公眞肖子。足以繼霸。自靈以後。而始衰。成公以邲之敗。幾失霸。至景公而復振。至厲公而又衰。中興於悼。其規模赫然有先公風。平公

以後至昭頃則無譏矣。故文也。襄也。景也。悼也。接齊桓而五。晉之失霸。齊景稍有志焉。而弗能也。是以霸於此而絕世之無識者。以爲一晉而得五霸之四。疑於予晉過厚。不知論四王者。周之文武居二。非厚周也。楚之恃強而好勝。莫如靈。其時南北旣成。而申之會。要必請於晉而行。是以知天下之望惟晉。是說也。今戶部侍郎臨川李公最以爲然。

春秋四國強弱論

鄭桓公當周之季。已能卜齊晉秦楚四國之大。其後卒如其言。吾以四國形勢論之。晉與秦最上。楚次之。齊爲下。自夏以前。皆都晉。蓋其據太行。負中山。扼蒲津。風氣最完固。輔以代北之馬。猗氏之鹽。有不殆者三焉。晉之初封。疆宇尙隘。其後漸廓。直與雍豫相接。姜戎又附之。故天下莫強焉。而由太原下瞰長安。纔數百里。故嘗足以凌秦。然秦人據函谷。負三巴。扼渭曲。稱爲陸海。其險不下於晉。是二國者。實天下之奧區。楚之勢萬不足以擬此。然而伊洛以南。江漢環之。亦天塹也。進則由申息以通中原。退則閉方城而守。雖強國弗能驟加。亦足豪矣。而齊皆無之。雖負泰山。環濁河。清濟。據臨淄。而不足以稱地險。其以東秦稱之者。妄也。是以自桓公卒。晉強則附晉。楚強則附楚。而見摧於晉者。爲尤甚。靡笄敗後。再折於平陰。三困於夷儀。無不長驅得志。齊之報晉者。一特乘其變盈之難。不可爲武。直至晉陽大亂。齊始稍挺。可以知其弱矣。宋之盟。晉楚共議釋齊。秦齊終朝楚。而秦不然。甚矣齊之弱也。晉楚相爭。晉之大得志於楚者。城濮也。鄢陵也。楚之大得志於晉者。郢也。楚之敗以子玉子反。晉之敗以先穀苟非然者。莫能相尙。然亦皆去其國而鬪。若直入其境。則未聞其能大勝者。則險可知也。齊則使人入其堂奧而凌之矣。秦之強足以抗

晉而過楚。乃不得稱霸於中原。則屈於晉也。晉之霸也。首得秦。而伐鄭之役失之。向非襄公之再勝。則晉幾不霸。然雖勝之。而秦遂去而之楚。晉霸之減色也。未嘗不以秦。故成公厲公之際。累欲收秦而不得。而楚雖得秦。不過稱與國。未嘗能致其朝享。豈若齊之朝晉。朝楚奉命不暇哉。夫晉楚雖世霸。而菁華亦稍竭矣。故五霸之降爲七雄。而秦晚出。莫能與爭。是亦運會之迭爲消長也。晉不分。或尙足以抗秦。晉分而秦盛矣。則秦之不成霸也。亦未必非福。雖然。此亦第以險論之耳。齊於四國爲稍弱。而桓公之時。南服楚。西致秦。葵邱之會。晉亦聞風而至。何其雄也。內政廢。兵車衰。至使晉人脅之。欲令南東其畝。則亦視乎其人而已矣。

秦穆公論

甚矣夫讀秦誓者之疏也。謂穆公是誓。以其悔過之誠。故錄之。充是心也。霸而幾近於王。嗟乎。穆公而果悔乎哉。秦晉之隙。始於伐鄭。秦與晉共伐之。而秦背晉而戍之。其曲在秦。然晉受大恩於秦。而以此爲讐。則曲在晉。秦旣戍鄭。而又襲之。則曲在秦。然秦自襲鄭。而晉邀之。則曲在晉。是固皆衰世之事。不足深責。而吾觀當日晉甚巧而秦甚拙。彭衙之役。孟明欲雪隻輪不返之恥。而不意再敗。至使晉人嗤爲拜賜。悔過者如是乎。旣而晉人取汪以報之。孟明不能禦。復窮兵以逞。至於焚舟。悔過者如是乎。晉人以爲是必死之兵也。何必與角。角之而勝。無所加於前。而相尋且不可已。不勝。或損吾軍。於是閉關不出。聽其小有所得。可以自蓋。而秦人果封殺尸而還。不知者竟以爲晉之屈。豈知晉者乎。究之王官之役。秦何嘗大有加於晉。不久而晉報之矣。再敗而一勝。已不爲武。而況其不成勝也。旣食其悔過之言。又不足遂其雪恥。

之志。吾竊爲笑之。且夫孟明、庸人耳。其與陽處父相語。甫離俘馘。遽以拜賜爲詞。何其淺也。當其爲斯語。而識者有以卜其彭衙之辱矣。故吾以爲孟明歸秦之後。百里奚蹇叔殆不久死。而後得以窮兵。不然是二人者。必將復痛哭而諫之。而不至如此之悖也。抑或秦誓之文。蓋卽出於二人代之詞。及二人者死。而侈心又動。亦未可知也。左氏之見不及此。盛稱秦君臣。而以爲霸西戎之舉。卽由於此。多見其誣也。然則聖人之錄之尙書何也。曰。是非有取而錄之也。聖人蓋歎誓誥之衰。有如秦人之托諸空言。而卒不克踐者。故存之以爲世戒。不見夫詩之錄闕宮耶。僖公有何攘楚復許之功。而妄言之。聖人之存之。亦以示譏。非取之也。秦自王官之後。不復東征。蓋亦力竭不能復出矣。是舉也。後世有學之而亡者。慕容垂是也。更有謬悠之說。以爲聖人逆知秦之繼周。而存其誓。則是比於緯候之流。其亦不待吾言而後辨也夫。

楚莊王論

慈溪黃氏曰。諸家多以討賊譽楚。愚謂楚初令陳人無動。將有討於少西氏。已乃入陳而縣之。是以盜賊之行。給而取之也。討賊者如是乎。徵舒弑君。公孫寧、儀行父致君之弑。以法則徵舒之罪重。以情則二人之罪尤重。今殺徵舒。納二人。討賊者如是乎。善乎清江張氏之言云。二人必誘楚以利。故楚殺徵舒而縣陳。徵申叔時言。陳亡矣。又曰。徵舒之弑。在宣十一年之夏。辰陵之盟。弑已及年。何以不討。楚自背盟而行無道。故陳亦背楚而從晉。黃氏之言。可謂核矣。愚初治春秋時。蓋嘗見及此。顧未敢遽反先儒百口同聲之說。不知黃氏已言之也。然黃氏於楚所以背盟之故。尙未發焉。春秋之世。嗣君得列於會。則不討。是雖衰世之法。要亦霸主之例然也。寧儀之奔楚久矣。而辰陵之盟帖然。則未嘗聽其言。蓋楚但欲得陳而已。

無他心也。使陳終服於楚。則少西固在所不討。然而陳卽以是年朝於晉。斯楚之所以怒也。於是假討賊之名以加陳。可以使陳無動。固絕非寧儀之力也。其後之復陳也。亦不盡以納諫。蓋是時陳侯固在晉也。倘晉挾陳侯以與楚爭。則事亦尙未可知。於是假納諫之名以復陳。而陳必不敢抗我而他之矣。故謂其討賊者固非。卽謂其納諫者亦未盡也。楚之與晉爭者。陳鄭宋耳。辰陵之盟。陳鄭俱在。未幾俱入於晉。故陳平而加鄭矣。鄭亦有賊耶。鄭平而及宋之蕭矣。宋亦有賊耶。是固不待辨而明者。聖經但書辰陵之盟於前。則其後無不了然甚矣。夫左氏之昧也。又何況於諸家。至於靈公之葬。說者以爲前此竟未嘗葬。至是楚始葬之。雖黃氏亦云然。則益昧矣。靈公雖弑。嗣國者固其子也。謂其見脅於逆臣。而不備禮。如齊莊公之葬。則固有之。豈竟有棄而不葬者。是特楚人假仗義之名。爲之改葬。而徧告於諸侯耳。五霸之中。惟楚最無可稱。僅此入陳之役。諸家許之。而豈知其皆非聖人之意也。

叔仲惠伯論

荀息之傳奚齊也。阿君命而踐危機。故左氏以白圭之玷惜之。而春秋之書法。居然與孔父仇牧同科。蓋以王法言之。是易樹子也。以荀息言之。則君命也。彼菀枯之歌出。而里克以畏死改節矣。則荀息能誓死。不可謂非義。叔仲惠伯更非荀息比也。彼其所傳者爲世子。先君卒。旣已主喪矣。襄仲突出而弑之。此在未事之先。文公未嘗有並嫡之失也。宣公未聞有奪宗之嫌也。彼其私事襄仲之醜。文公不知。何況惠伯。則是惠伯之死。足與烈日爭光。而聖人不書焉。何歟。求其說而不得。遂有妄詆爲匹夫之諒者。或指爲暴虎馮河之勇者。前則馬驢。後則顧絳。一口同詞。有是哉。其謬也。果爾。則將使魯之臣。皆如季孫行父。叔孫

得臣奔走以成襄仲之事者。反得以通權自任歟。得臣無足論矣。行父號稱賢者。方且屈於襄仲而爲之役。則是中流一壺。僅惠伯耳。爲此說者。徒以長後人臨難苟免之習者也。當付託之重。亦有不死以成事者。季友是也。是必諒其才力足以辦之。而後可。不然。不如死之愈也。亦有成事而卒害義者。里克是也。是以亂濟亂。不如死之愈也。安得以惠伯爲徒死哉。倘責惠伯以不能先事弭奸。保其所託。則亦求備之論。要之。其一死不可非也。且夫惠伯之死也。其孥已奔蔡矣。已而復叔仲氏。豈非宣公自媿其篡。襄仲亦自媿其逆行。父輩亦自媿其依違。而魯人亦共憐其忠而復之乎。奈何百世而後。反有持謬論以非之者哉。然則聖人之不具於史何歟。曰。春秋旣諱國惡。不書子赤之死。則惠伯之死。無從附見。此屈於尊者不得已也。亦非以舊史畏襄仲不書而仍之也。

論華元劫盟事

七雄之時。勇夫以氣矜。互相尙。習俗旣成。王侯亦降心焉。然成功者。要僅見其一。則藺相如。其一則毛遂。至於安陵之唐雎。則頗疑附會矣。要其源起於華元之劫盟。然左氏所載夜登子反之牀。其辭氣仍雍容。但終之以子反懼。與之盟而已。曰懼。則華元之情狀。足以脅之。可見矣。此左氏之文詞。所以大雅難及也。奈何妄撰曹沫事。而史公從而實之。妄矣。

孔子正名論

蘇右丞謂靈公之死。衛人立公子郢。而郢不可。乃立輒。使輒知禮。必辭。辭而不獲。必逃。輒逃郢立。則名正矣。雖以拒蒯聵可也。雖然。孔子爲政。豈將廢輒而立郢耶。其亦將教輒避位而納父耳。蒯聵得罪於父。然

於其入也。春秋以世子稱之。非世子而以世子名。以其子得立。成其爲世子也。若輒避位納父。是世子爲君也。而名亦正矣。其後胡侍郎謂孔子爲政。必當告於天子方伯。命公子郢而立之。

子全子曰。右丞何以知蒯聵之非世子。若本非世子。而孔子可以世子稱之。則本爲世子。而亦可不以世子目之。宋儒說春秋多如此。乃大亂之道也。孔子以世子稱蒯聵。則其嘗爲靈公所立無疑矣。觀左傳累稱爲太子。固有明文矣。不特此也。其出亡之後。靈公雖怒而未嘗廢之也。又無疑矣。觀左傳靈公欲立公子郢。而郢辭。則靈公有廢之意。而不果。又有明文矣。世豈有其子得嗣爲諸侯。而其父遂不必有所受而稱爲世子之禮。右丞之說。真無稽之談也。惟蒯聵嘗爲靈公所立。未嘗爲靈公所廢。特以得罪而出亡。則聞喪而奔赴。衛人所不可拒也。蒯聵之歸有名。而衛人之拒無名也。然而衛人方自以爲有名。則以蒯聵得罪於父也。夫蒯聵欲殺南子。其處人倫之間。未盡其道。則有之。而其心則可原也。雖以此得罪於父。而當在未滅之條者也。況靈公前此嘗立之。而其後又未嘗聲其罪而廢之。則衛人欲追探靈公之意。而廢之。於義有未安也。故蒯聵之歸有名。而衛人之拒無名也。況諸侯之子得罪於父。而仍歸者。亦不一矣。晉之亂也。夷吾奔屈。重耳奔蒲。及奚齊卓子之死。夷吾兄弟相繼而歸。不聞以得罪而晉人拒之也。然則於蒯聵何尤焉。故孔子之正名也。但正其世子之名而已。旣爲世子。則衛人所不可拒也。且使蒯聵不得爲世子。則衛人何所見而立輒。其立輒也。固以其爲世子所出而立之也。天下有世子而不應嗣位者乎。侍郎之說。亦未爲斟酌盡善之道。孔子爲政。必不出於此也。

襄弘論

左傳。莒弘合諸侯以城成周。衛彪僕曰。莒弘其不沒乎。周語有之曰。天之所廢。不可支也。左氏之爲此言。以爲周人殺莒弘之張本也。子全子曰。有是哉。左氏之妄也。左氏喜言前知。故於莒弘之死。亦豫爲之地。步而不自知其背。使如其言。則是後世人臣當國事將去。必當袖手旁觀。方有合於明哲保身之旨。而天地之崩裂。且將不顧矣。雖然。吾於莒弘。則尙別有責焉。春秋之末。所稱閱覽博物君子者。莫弘若也。故孔子亦嘗從之學樂。則其識古今事變必多。據左氏言。周劉氏。晉范氏。世爲昏姻。朝歌之難。周人與范氏及趙鞅以爲討。遂殺弘以說。夫范中行搆難之由。不過欲并趙氏。范中行之據朝歌。趙氏之據晉陽。其罪惟均。然至於戰不克而伐公宮。旣出奔而連齊衛。結戎蠻以傾故國。則其狡獪潰決。無君甚矣。莒弘方將扶周室於垂盡。射狸首以致諸侯之不庭者。則欲使天子得有其諸侯。卽當使諸侯之得有其大夫。今不能明大義於天下。而反從而助焉。天下其謂之何。稽之往事。孫林父之叛衛也。而晉人戍之。是晉霸中衰之時。欒盈之叛晉也。而齊人救之。是齊靈公極亂之時。魚石之叛宋也。而楚人戍之。是楚霸中衰之時。是皆其國無賢臣遠慮。故倒行而逆施。一至於此。是以欒盈之亂。叔孫穆子救晉。次於雍榆。春秋予之。彼與國尙有然者。況天下之共主哉。況敬王之入周也。崎嶇伊洛之間。其懂而得免者。惟晉是依。乃當晉之有事。而忽連衡其叛臣。則其召侮也固宜。然吾意莒弘之賢。必無此事。或者周室諸臣。忌弘之才。方見用於劉氏。及晉之討。無可委過從而害焉。如唐之殺杜讓能。以說于岐。固始之流涕致諫而不從者也。古今冤抑之事。容有相類。彼其勃鬱煩亘之氣。莫可暴白。所以血三年而化爲碧。不然。則其爲周計固未當。一死亦不足辭矣。惜乎左氏生於定哀之際。乃不能爲詳攷其實也。若據韓非子。則以爲叔向所陷。其時叔向之

卒久矣。韓子之言，不知何所據也。狸首之射，太史公嘗笑之，故予不復述。而但就其致死一節論之云。

亡吳論

春秋之季，吳國天下莫強焉。及其亡也，忽諸世之尤之者，以爲會稽之成一也，艾陵之師二也，黃池之會三也。向微是者，吳當遂霸天下。然此皆自事之已形者言之，而非其元氣之所由削，福命之所由傾。夫吳之亡，始於通晉，成於入楚，而其構怨於越，則由此兩事而起。固不待其子之身有齟同之佞，員聖之誅，而識者方知之也。且吳建國於江淮之間，其疆隅不足當楚之半，以形勢言，則大江之與長淮，楚皆踞其上流。江東四戰之地，不足與之爭衡，是以自壽夢以前，俯首而附楚者，非特其風會未開，抑且勢不得不然。晉霸既衰，思出奇策以制楚，巫臣又藉手以洩私忿，其通吳於晉者，非能確然謂吳之必可以制楚，以爲卽令不果勝，而楚之一歲七奔命，已大病矣。夫吳之一往而無厭也，其亦何所止竟？得志於楚，則必并加於晉，其後齊盟爭長之事可驗也。然晉自趙文子當國而後，偷安視息，以自延，特利其目前之爲助，而不暇遠慮於吳之卽楚也。而楚亦不幸而適在中替之日。當國如子重子瑕之徒，皆庸材，是以吳得起而乘之。齊桓之謀楚也，蓋亦嘗用徐矣。輔之以江黃道柏而不克也。當時之徐，未必下於吳也。前後之楚不同也。然以累世強大之楚，植根已固，卽令不競，豈能猝亡其國？而諸蠻視吳素屬等夷，其中必有倔強而不相下者。斯越禍之所生也。楚不可猝亡，又生與國之患。則吳之國危。吳之國危，其勢固非中原救援所能及。是則輕其社稷之計，而受人發縱指示之愚，以結歡於鞭長不及之地，失策未有如是之甚者。且兵者凶器，聖人不得已而用之。故黷武者造物之所忌也。吳自諸樊以至王僚，無不好戰，疆場之閒，連年

角闕江淮而東。前此所未有也。玉帛外竭。干戈近訏。民力幾何而不困也。強水師爲車戰。達地利也。凡若此者。皆吳人墮於巫臣之計而不自知。且吳亦第見平王暮年。信用囊瓦。費無極。鄢將師。幾於尸居餘氣。以爲可亡之會。不知大臣自左司馬戍而下。猶有人焉。又三公子皆賢者。君子是以知楚之未易翦也。隨人陳人守舊盟而不塞。豈果忘平日見凌之怨。覘國者其審矣。故當是時。非以王者之師臨之。必不足以亡楚。夫王者之師。何如當囊瓦臨陣之際。宣其脅盟。列侯殺害忠臣之罪。正告於楚之三軍。以及其近郊遠郊之民。則楚人自瓦解而倒戈。繼遣一介上告天子。及中原諸國。宣其累世憑陵諸夏之罪。或許以反其侵地。或許以繼絕九縣之封。盡還其故。則小國向風。牛酒日至。爲伯州犁伍奢郤宛發喪。收諸亂臣之族。付諸理官。慰安楚之公室。安堵無恐。禮其士之賢者。則楚人將反爲吾用。於是分兵歸吳。以備不虞。休士於楚。以鎮新國。則秦人必不敢出。而數年之後。入朝周室。一匡天下。大業可得而成矣。七國之時。樂毅入齊。蓋頗有其風焉。而惜乎其用未竟也。今觀於吳。則反是。逞其封豕長蛇之習。恣其倒行逆施之狀。決漳水以灌紀南。決赤湖以灌郢。則民其魚矣。夫槩王與子山爭處令尹之宮。則草野之遭污辱。又可知矣。楚人上之則痛心於廟社之荼毒。下之則切齒於家室之播蕩。卽無秦人。吳亦安得有楚。卒之內變起。外援至。踉蹌而去。所得不償所失。夫得失之不相償。猶之可也。而過此以往。楚人之讎。雖百世不解。豈不懼哉。不於其身。必於其子孫。固罔或不亡矣。況自晉人以吳困楚。而楚人卽以越窺吳。昭公五年。越大夫常壽過。始以師會楚伐吳。圍陽之役。越遣大夫胥犴勞之。公子倉歸。乘舟師而從之。其固相結也如此。三十二年。吳始用師於越。而是役也。越遂乘虛入吳。夫吳旣素有不快於越。而入郢之時。全不爲備。是亦可以

見其疏矣。卒之構李之役，反隕其身，以致貽患於其子。其後句踐興師，申包胥實在焉，則楚自遷都而還，雖不以一矢修怨於吳，而吳實亡於楚也。嗟夫！天道好還，故禍機之倚伏如轉轂焉，可不懼哉？或曰：若吳當會稽之時，不許句踐之成，豈能復爲後患而跨三江五湖之固，亦不遽至於亡乎？曰：不然。吳不滅越，固亡卽滅越，亦亡。夫闔閭父子皆好勝而不顧其後者，使其晏然而有越，則將以爲天下皆莫吾若，其進而與中原爭衡，不待其事之畢也。是時中原遽衰，固不能摧吳之鋒，然而商魯之溝，荼墨之壘，逞其雄心，虐民以用，楚人復仇之師將起而議其後。百粵宗支之處，甌閩者從中應之，此其亡亦不出二十年以後也。或曰：然則如之何而可？曰：夫差之報仇，是固不可以已者也。旣取越而有之，慄慄危懼，撫諸小國，結好中原，其庶可以免乎？雖然，吳以崛起之國，窮兵以犯鬼神之怒，求其保泰而持盈也，吾有以知其不能。故曰：吳之亡，自壽夢以後啓之，至闔閭而極，夫差乃天之所假手者耳。

越句踐論

以吳之強也，而句踐於覆亡之餘，生聚教訓而沼之，是荆楚所弗能。古今之論復讎者，孰有光於斯？自是而反諸侯之侵地，遂以稱長於上國，誠偉矣。然其晚年功業稍衰，何也？曰：是可以見持盈之難也。范蠡之言曰：句踐之爲人，可與患難，不可與安樂。以是知其量亦易荒也。彼夫差之初政，蓋刻苦自勵矣。卒以報越及其功成，何一往而不克自持也？句踐雖不至如此之甚，然以沼吳之後，夷考其所爲，非前日比。太宰嚭者，亡吳之巨子也。句踐信而任之，其欲納魯哀公而不克，出於嚭之受賂。句踐尙可爲國乎？吾觀范蠡之去也，殆有見於嚭之見用而飄然而避之也。文種之死也，必嚭惡而殺之也。洩庸以下諸公之不復見

也。必皆爲詔所抑也。太史公謂誅詔者謬矣。爲國莫大乎用人。卽此一端。其餘皆可知也。鄧艾平蜀而赦黃皓。君子知其不終。況從而用之乎。迹其遠驚上國。於魯於衛於邾。逞其雄心。而淮泗之間。終弗能有。是皆亡吳之遺。而句踐襲之。其幸而不亡者。幾希。嗟乎。晉之衰也。南方之霸。凡三出。楚雖久爭中國。然至靈王始得專主諸侯之盟。恣睢暴戾。遂以自殒。繼楚者吳。其橫行更甚焉。故其亡也愈慘。越則稍戢。故無覆滅之禍。而其不克終霸。要亦侈心爲之也。或以爲種不死。蠡不去。夾輔霸業。必不至於此而已。予以爲種不死。蠡不去。當輔之以廓大其國。而必不教以圖霸。蓋遠處三江五湖之間。鞭雖長而不及。欲博主盟之空名。而耗其國以從之。智者所不爲也。況重之以戮功臣。信壬人。則其衰也固宜。

信陵君論

信陵君之賢。至使漢高祖易代慕之。良亦難矣。其初破秦軍以存趙也。得之侯嬴。其再破秦軍也。得之毛公。薛公皆知人之效也。顧獨失之虞卿。子全子曰。是舉也。當魏齊之亡。走於趙而已失之。不待虞卿之至也。魏齊、魏之相也。又魏之諸公子也。夫以諸公子之親。加以相之重。而使秦人一言而竟惴惴乎不能保其頭。卽謂齊之庸。有以招強國之侮。而以二千里之魏。信陵之才。不能保其公子與相之頭。則辱甚矣。魯仲連之語辛垣衍也曰。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。衍驚其言。仲連引紂之烹九侯。鄂侯以證之。吾以爲仲連之證猶疏也。何不曰。前者魏末帝秦。秦猶能取魏公子及相之頭。夫公子王之骨肉也。相王之左右手也。同爲王而不能庇其骨肉與手。旣帝之。而何難烹醢其身乎。吾不知是時衍將何辭以對也。且諦觀秦之肆暴於六國也。固挾其堅甲利兵以摧人。亦半挾其虛聲恫疑恐喝以下人。六國之需也。堅甲利兵尙未

至而已爲其虛聲所劫。此其所以亡也。彼和氏之璧。其不重於公子與相之頭明矣。澠池一擊之缶。其不重於公子與相之頭。又已明矣。藺相如以身當之。而秦遂不能有加於趙。其氣足以抗之也。秦以其氣加人人。亦以其氣抗之。而秦遂詘然而沮。以是知秦之亦無能爲也。何也。以氣遇氣。有勇者勝。此七國時之風習然也。且相如之抗秦也。以匹夫入虎口而抗之。若信陵是時。則據吾國而抗之。不似相如之危也。計不出此。使魏齊走趙。平原仗義。畱之。及平原被絀。見畱於秦。虞卿復以魏齊來歸。而信陵猶遲疑不敢納焉。不可以爲丈夫矣。予嘗爲信陵計。是時莫若畱魏齊。令無他往。而治兵待於境上。以書答秦曰。魏齊下國之公子。而寡君之相也。無忌亦忝公子之末。而與聞寡君之國政者也。范雎則王之相也。秦王爲其相。他國之王孰不爲其相。今王以己之相而求寡君之相。卽魏齊不足惜。寡君之相足惜。下國之公子亦足惜。寡君不堪其辱。王必欲齊。請以師見。吾知秦必不敢再索魏齊。亦不敢戰。至若平原之素行。其他不如信陵。而是舉則在信陵之上。夫平原之與魏齊。越境之交耳。其始之畱之也。尙不足爲平原異。及其被絀。見畱於秦。而侃侃曰。貴而爲友者。爲賤也。富而爲交者。爲貧也。魏齊者。勝友也。在固不出也。今又不在。此其言有相如之風矣。是時秦雖不肯出平原於關。然其氣已屈。使趙王能用虞卿之言。必不捕魏齊。而使廉頗趙奢李牧之徒。以兵叩關。問罪於秦。曰。魏齊。魏之公子。而又相也。平原君。寡君之弟。而又相也。范雎。則王之相也。秦王爲其相。他國之王孰不爲其相。今王以己之相。而繫寡君之相。以求魏相。寡君不堪其辱。王必不出平原君於關。願以師見。吾知秦必不敢害平原。亦不敢戰。然則是舉也。信陵能行之。魏可以自強。趙能成平原之美而行之。趙可以自強。而惜乎其皆不能。以遂秦之暴。以示六國之弱。以是知六國

之必亡也。嗟乎。他人不能。則亦無足責耳矣。信陵君之賢。而亦不能。是可惜也。非特交臂失一虞卿而已也。宋之困於金也。函韓侂冑之首以予之。執田俊邁以予之。其人良不足惜。不知國體之辱。士氣之自此而不振也。

鮪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七

鄧全祖望 紹衣

論二

諸葛孔明入蜀論

眉山蘇氏曰。孔明棄荊州而入蜀。吾知其無能爲。子全子曰。謬哉蘇氏之言也。荊州之爲江左重也。誰不知之。雖然。由西北以取東南。則荊州爲要。得荊州而江南不可保。由東南以取西北。則荊州非其地也。當是時。曹氏據中原之形勝。十有其九。由荊州以取襄陽。不過得宛洛。其地四戰卽得之。江南亦不能以兵守之。倘謂由荊州以窺武關。據長安。則甚難。桓溫之攻苻氏是也。蜀之爲土也。嵯峨天險。宜不過自守之區。而爲長安之背。高祖嘗用之以取三秦。以長安之固。豈蜀之所能爭。而長安有事。則蜀之力能爲患。昭烈之入蜀。長安十部甫歸。曹氏張魯未亡。正關中可取之機也。其時欲制曹氏。當以蜀中窺長安。爲正兵。而遊軍從荊州以綴宛洛。故周瑜爲孫權畫策。急以取劉璋。并張魯。結馬超爲上。甘寧亦主其議。而孫權謂使曹氏得蜀。荊州必危。英雄之所見審矣。不然。孫氏方捷於荊。何不徑由江陵北向。而顧爲此迂圖哉。其後孫氏不能得蜀。故終吳之世。不能得志於魏。況孔明曷嘗棄荊也。荊州本非劉氏之有。而江左君臣亦無推心劉氏之誠。呂蒙之徒。日相窺伺。夫人又從中主之。古無借人之地。足以成王業者。此孔明得蜀之後。所以不欲裁抑法正也。吾則謂孔明之失。正在不能棄荊。以起孫氏之釁。而蜀遂以之不振。何也。孔